

怀念与回忆

——教诲与思考

何载 著



怀念与回忆

——致谢与感恩

何国强



怀念与回忆

——教诲与思考

何 载 著

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
·北京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怀念与回忆 / 何载著 .—北京：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，
2003.1

ISBN 7-5035-2620-3

I . 怀… II . 何… III . 回忆录-中国-当代
IV . I25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2) 第 097750 号

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发行

社址：北京市海淀区大有庄 100 号

电话：(010) 62805800 (办公室) (010) 62805816 (发行部)

邮编：100091 网址：www.dxcbs.net

新华书店经销

中共中央党校印刷厂印刷 河北三河丰华装订厂装订

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：850 毫米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：6.5

字数：125 千字 印数：1—4500 册

定价：13.00 元



前　　言

光阴荏苒，我不觉到了孔孟忌讳的年龄。

在我的区区一生中，有幸生长在伟大时代，经历重大的社会变化；有幸两度在首脑机关工作，得到很多革命前辈、同志和朋友的关怀、帮助和教育。耄耋之年，一种紧迫感使我觉得有必要和责任向他们作一个交代。

我从第一线退下来的那年，党中央正要加强扶贫工作力度，我受命参与了义务工作。15年来，具体领受了党和国家为解决农民的温饱问题付出的巨大努力；那些未获温饱和饱而不温的群众，为告别贫

困，艰苦奋斗、顽强拼搏的精神；广大干部为挑战贫困，千方百计、呕心沥血地忘我劳动；一些志士仁人慷慨奉献的情景……使我难以忘怀。因此，我把这一伟大的工程的探索、经历和创新，略加整理成文，叫做《扶贫之歌》。

我的前半生，是在延安和西北度过的。我从一个仅仅受了“一二·九”洗礼的学生成长为干部，完全是人民和革命老前辈哺育教诲的结果。为了聊表对他们感激之情，我把受到的教育和实践，通过编写《延安的光辉》、《第二次革命》、《丹心照日月》，略作反映。

进城以后，我在中南海度过了近 10 年的时光。在那里，尽管我的工作不多，但受到了很深刻教育。对我的成长和人生观、世界观的确立，起了关键性的作用。为此，我怀着敬仰和感激之心，写了《毛泽东对我的教育》。

在后半生中，使我感受较多、启迪较深的是胡耀邦和彭德怀。他们忠贞为国和廉洁清正的风范，一直萦绕在我的脑际。为了缅怀他们，我写了两本小册子，一是《冤假错案是这样平反的》；二是《彭德怀做人治军的 100 个故事》。

在编写的过程中，我不时联想起自己的许多缺陷和失误而深有感触，但由于我的水平低，文字表达能力差，因而写的都比较粗糙。但考虑到自己的年龄和精力，粗糙总比没有好，终于“挤”出来了。

这本《教诲与思考》，是 1993 年当毛泽东同志诞辰

前 言 ★★★

100周年之际，回顾峥嵘岁月，心潮起伏，想起老人家的谆谆教导，思绪万千。为了缅怀蒙受的教诲，编纂了《毛泽东对我的教育》，有些同志看了觉得有可读性，印过三次。去年又有同志认为有参考价值，要求再版。因此做了必要的修改，增加了多一半内容，并改了书名，错误和不妥之处仍难避免，请求指正。

在编写和改写过程中，先后承蒙李琦、王政柱、王能雄、陈晓兵、孙文芳、杨永奎、李敬、李峰、赵慧、戴增海等同志多方帮助，才得以出版。谨此致谢。



目 录

前言 /1

- 一代人心中的丰碑 /1
- 不读书没有共同语言 /5
- 八达岭之行 /9
- 难得的好老师 /13
- 不搞运动不叫毛泽东 /20
- 雷厉风行 /26
- 共产主义是长河 /31

- 斗争哲学 /36
- 打歼灭战 /43
- 调查研究 /48

★★★ 怀念与回忆——教诲与思考

- 要学习的只是先进经验/53
历史地看问题/58
对党内的历史问题更要慎重/63
要看地平线上的问题/74
毛泽东和彭德怀/79
要经受得委屈和打击/101
善于抓要害、分步骤/108
从两方面解决问题/114
不能否定一切/117
把一切人的优点都吸收过来/120
别人想挨批评还挨不上/126
从最坏处准备 争取最好的结果/129
从小立大志/134
关于光火/141
- 不要掉以轻心/147
胸有全局 手有典型/152
人死了可开庆祝会/157
给二百大洋也不看/166
报屁股上的启迪/170
用眼睛笑一下/175
跳出周期率/178
祭穷文/186



一代人心中的丰碑

抗日战争初期的延安，一片热气腾腾，到处歌声嘹亮。它是全国革命青年荟萃的地方，是陶冶青年的大熔炉，也是培育干部的大学校。毛泽东主席实际上是这个大学校的总校长。当年延安有很多大学校，荟萃了全国的优秀青年。有抗日军政大学（前身是红军大学）、陕北公学、中国女子大学、中央党校、马克思列宁主义学院、中央研究院、行政学院、自然科学院、军政学院、日本工农学校等等。毛泽东十分重视，以很大的精力组织领导干部的教育工作，而且身体力行，几乎在这些学校中他都讲过课。实际上他是这些学校

的总校长。很多干部都直接聆听过他的教诲。

几十年过去了，许多当年蒙受过教育的同志，仍念念不忘。毛泽东那种深入浅出、沁人心脾的报告、讲话和谈话，他那雄伟的气魄、深邃的智慧、敏锐的眼光、洪亮的声音，幽默通俗的语言，巨人的手势，打动着群众，征服着每个听众的心，唤醒了人们的觉悟，鼓励人们英勇地前进，还一直深深萦绕在许多人的脑际。

我是一个蒙受“一二·九”运动的洗礼投奔陕北的青年，有幸在这里学习和工作过，听过他很多讲课、报告和谈话。可以说，我们这些投身革命的一代人，是在毛泽东的关怀和哺育下成长起来的，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心中的丰碑和灯塔，指引我们奋斗了一生。当年有首很流行的歌，很能代表我们的思想感情：“天上有个北斗星，地上有个毛泽东，他是我们的引路人，他是我们心里的明灯。”延安有说不尽的欢乐，也有令人难忘的困难。“皖南事变”后，国民党停发了本来就少的军饷，又因地瘠民贫，曾遇到像毛泽东说的“几乎到了连饭都吃不上的地步。”蒋介石还派几十万大军包围边区，大有黑云压城之势。但全体干部信念坚定，众志成城，斗志昂扬。一位刚从上海去的诗人作了一首白话诗，用词或许有点粗放，但反映了人们的心态：“天塌了有毛主席，地塌了有总司令，蒋介石来了有拳头。”一句话，任凭风云变化，毛主席的巨大形象牢牢矗立在我们心中。

我接受毛泽东最深切、最直接的教育，是 1950 年

2月到1958年8月在中南海工作的一段时间。

20世纪50年代初我调到中南海时，先在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，以后改为中央办公厅秘书室，中间还被派去参加了中央书记处第一办公室（简称一办）工作。这些工作是在杨尚昆同志直接领导、田家英同志具体负责下进行的，在有些时候和有些事情上，还分别向胡乔木、邓力群同志请示。我们的工作首先是为毛泽东同志服务，也为其他书记同志服务。

当年，尽管组织上很信任我，分配参加领导工作，但我思想水平低，工作上贡献甚微，主要是从工作中学习。这种学习，对我一生思想观念的确立、分析事物能力的提高起了决定性作用，对那里的日日夜夜是回味无穷的，每有忆及便激奋不已，思绪万千，感慨万端。当主席领导正确、发展顺利的时候，我们满怀喜悦，跟着顺利前进；当主席发生某些失误或局限，我们感到痛心和揪心，也随着吃了苦头。

概括我的一生，走了个之字路。进入中南海前的14年，在延安度过12年，大部分时光在毛泽东主持和讲课的一些学校学习和农村调查；全国解放前后，又在他曾工作过的西北地区和战场工作，受了些实践教育。但感受最深的是在中南海的九个春秋，直接接受他的教诲，耳濡目染，永生难忘。1958年秋，在“拔白旗”运动中我被按敌我矛盾处理。此后，在20多年中充当各种运动的“运动员”和“陪斗员”，和监禁、批斗、劳改结下了不解之缘。尽管饱尝过肉体和精神折磨，吃

★★★ 怀念与回忆——教诲与思考

过未料到的苦头，但对他的敬仰从未发生过动摇，也正由于他多年的教诲，鼓舞我度过了一个个难关。

由于这种特殊经历，十一届三中全会后，先后被分配参加纠正错划右派、错定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工作，后来是参加平反“文化大革命”中的冤假错案和干部审查以及调整地方上领导班子及党建等工作。总之，在这几十年中，不但在参加革命的初期、中期和毛主席的教导分不开，而且始终和他领导的政治运动连在一起。尽管道路曲折而复杂，但毛泽东始终是我心中的丰碑。

一些青年朋友希望我把它整理成文，但我总觉得材料比较零碎、片面，所以一拖再拖。最近，看到我们这批人愈来愈少了，一种时不我待的紧迫感，促使我把个人的一些感受写出来了。倘若能对学习、了解毛泽东思想有点用处，对于今天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所裨益，那我就心满意足了。



不读书没有共同语言

1950年国内的局势粗安，中苏签订了友好同盟互助条约，党的工作重点由革命战争向经济建设开始转移。毛泽东需要也有可能增加一些工作人员，遂从各中央局选调来一些人。我是从西北局调进中南海的。

毛泽东对新调来的人，一般的总是先谈一次话。尽管事前他已知道我的经历，但照例还要问一下，然后才问到西北地区剿匪、反霸和土改的情况。他对土改的兴趣最大，问得很多很具体，对我的答复也比较满意。接着问我读过什么马列主义的书，我按当年延安能读到的报了书名。他

表示不够满意。又问我读过哪些中国人写的马列主义书，他看我答不上来，便说，读书要博览中外，不能光读翻译的外国人的书，中国人写的马列主义书一定要看，指名要我读李达著的《社会学大纲》、艾思奇著的《思想方法论》、《社会发展史——历史唯物论》、张伯简著的《社会进化简史》等书。他还讲了博览群书可以使人开阔胸怀、广开眼界的道理，最后若有所思地说了句很有分量、我至今难忘的话：“在我这里工作，不读书没有共同语言。”

什么是共同语言？我当时理解很不深切，不大明白为什么叫我读那些书？经过若干年学习和实践，才逐渐有所体悟。他要我读的这些书，后来向另外的同志也谈过。但是凡认真读了这些书和马列主义原著的人，首先感到在思想深处认识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、历史的趋势，从而逐步确立或加深了共产主义的人生观和革命的世界观。

我在以后几十年风风雨雨生涯中，在坎坷不平的经历中，在复杂的斗争中，感到所读的书有极为宝贵的作用。在那些风雨压城、乌云满天的日子里，我始终有个坚强的信念，思想支柱和精神没有垮下来。在那些浊水横溢、是非不辨的时候，我没有迷失方向，没有倒下，更没有被大浪卷走，都与建立的世界观、人生观分不开。每在险象环生、艰难重重的时候，我只要想到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、革命的前途，便产生了信心和力量。有时也遇到是非颠倒人鬼难分的处境，我尚能清醒对

待，没有误入歧路，这不能不归功于我在中南海读书和毛主席的教育。

“文化大革命”后期，被斗的很多人得到了稍宽松的对待，我也被下放到一个县去“种一辈子地，干一辈子革命”，忽然，张春桥通过《红旗》杂志号令“抓老资产阶级”。我那个县找不到一个老资产阶级。尽管我的劳动和贡献堪称尚佳，而且多次获奖，还是被关起来批斗。在阴湿的牛棚里，我写了几句打油诗，反映出当时的心态：

此生乖舛等若闲 历尽千辛胆未寒
吐尽春丝丹青在 敞开心肺请来看

毛主席喜欢劝人读书，凡和他接触较多，特别是身边工作人员，几乎他都给推荐过要读的书和指点读书方法，而且很有针对性。在延安时期，我听彭德怀、李维汉同志说过，毛泽东在江西和初到陕北时，就分别推荐他们读《两个策略》、《“左派”幼稚病》。并向彭说，此书要在大革命时读到就不会犯大错误。尽管事隔多年，彭、李两同志谈起来还喜形于色，都感到从这些书中得益很大，对思想政治路线的认识大有提高。彭德怀还给我看过他读这两本书后写的心得。我听宋时轮同志说，毛主席曾劝他重读《孙子兵法》和《三国志》。听马明方、贾拓夫等同志谈过，介绍他俩看《国家与革命》。要身边警卫人员学习文化课和历史地理知识，是主席从

延安到北京的一贯做法。为了提高干部理论水平，先后要胡乔木同志选过 5 本，后来增为 12 本，最后开列了 30 本读书目录。几十年过去了，我进一步认识到主席劝人读书的意义十分深远，感受愈来愈多。身边的人员和他没有共识，没有共同的人生观，怎能理解他呢？怎样和他谈问题、怎样为他服务呢？怎样能做好工作呢？有些人和他谈不来或感到没有话说，除了当时客观原因外，恐怕与没有这种共同语言有一定关系。